

WRITER SAMWAI LAM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S

情感之痛 記憶之痕

有誰可以衡量一個人的悲傷？可以測量情感的重量？或許，我們可以計算流過幾多眼淚？卻無法從淚水量推斷一個人有多傷心？分手？時間可以治療一次。喊幾日就無事啦。唔開心？很小事吧，用不着那麼傷心？搬屋？人之常情吧，要掉去的都是死物。心在滴血，大家只看見人們的皮囊，卻沒見到內心的傷口。

卓思穎

情感化身

CHLOË CHEUK 《PLEASE TAKE YOUR TIME》



CHLOË CHEUK 《I AM FINE I AM GOOD I AM HAPPY》



CHLOË CHEUK
《RESTLESS REFLECTION》

一個漏斗、一雙牙刷、沒有接通的老式電話都是藝術家卓思穎（CHLOË）由情感打造的作品。它們由不同的元素、媒材組合，有可能是打印機、紙條、鏡子，全部都是情感的化身。

我們時時刻刻都有感覺，呷一口咖啡、看一齣電影、朋友的親切呼喚，感覺是我們與生俱來，對物質世界的直接反應，本身並無強烈的愛惡之分，像光引起視線，聲音牽起聽覺。情感倒是由主觀出發，糅合感覺、行為和思想的心理和生理反應。CHLOË的作品就是表達一種情緒，它們並非重塑場景，也非片段，作品沒有指定敘事。進行視象訪問時，CHLOË身處於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蒙特利爾。

「最近，我忙於準備籌備ART SOUTERRAIN。蒙特利爾當地每年舉辦一次，在地道設CHECK POINT，擺放公共藝術，另外的個展也算是受到香港最近的社會事件影響，展覽暫名為：《DEEP CLEANSING》，研究用番梘、洗碗液造的雕塑。」CHLOË形容，我們的記憶有機會被操縱，創作源由來自社會事件，表達方式卻非常有個人質感。「是次個展裏的『清洗』、『擦走』意味亦是受社會事情觸發的，張建宗說香港要向前發展。可是，MOVE ON真的好嗎？再加上，分手時朋友、前度都叫我MOVE ON，但有些東西真的可以抹走嗎？MOVE ON變得可圈可點。」



CHLOË CHEUK 《...UNTIL I AM FOUND》

CHLOË在個人網站上描述RAW EMOTION是創作的催化劑。「為何我會形容是RAW EMOTION呢？每當我有種強烈感受時，就有創作的衝動。但作品裏鮮少說明內容是什麼。作品裏表達的情緒是很直接。」有一段時間，CHLOË患上情緒病，不安、焦慮、抑鬱等等負面情緒一併撲向她，「那段時間對情緒感受很深，覺得迷失，然而創作慾卻強大。譬如2017年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展出的《...UNTIL I AM FOUND》也是那段時間的作品，幾個玻璃球合力造成透鏡效果，顛倒球的畫面，模糊現實和虛幻的界線。《PLEASE TAKE YOUR TIME》的漏斗裏是藥粉，訴說藝術家對時間的看法。「做ARTIST最重要是對自己誠實。我做創作是為了表達自己感受。其實我覺得透過創作能夠表達自己的感受，是一件很幸運的事，某一件作品，能夠表現某一種情感，猶如把情感放下，也有種釋放的感覺。偶然間，有些作品能夠連繫到別人感受，是很開心的。所以，我從來都不懼怕直白地在作品表達情感。」

縱使強烈情緒帶來創作慾，始終波動的情緒也有損健康，尤其是CHLOË在近一年的心理病有好轉的跡象。健康和創作，魚與熊掌，能否兩者兼得？她坦言：「這亦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，有做作品的的能力很寶貴，但同時不能不顧自己的健康。所以，我嘗試尋找兩者平衡。而且，我開始覺得經常想着自己太自我中心，

忽略身邊發生的事。花多點時間研究身邊的事，譬如說來到加拿大生活，這裏的環境、文化對我來說都是新穎的，也有些幫助。」

CHLOË對上一個個展是2年前的《SIDE EFFECTS》，地點是DIENSTGEBÄUDE ZURICH ART SPACE。2年時間，說短不短，說長不長。時間再推遠一點，CHLOË尚在香港城市大學讀書時，修讀創意媒體，後來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康克迪亞大學修讀藝術創作碩士，選擇主修雕塑。「以前讀創意媒體，覺得電子、數碼等東西很新穎，但漸漸我發現自己對某種媒介感興趣，我是對如何EXPRESS情感有興趣。我的創作過程，依賴即時感覺，而運用數碼媒介很多時都要處理技術上的問題，未能有即時回應。」CHLOË形容自己尚處於摸索階段，「目前為止，我比較想做大型的PUBLIC ART，希望作品放在公共場所感動大眾。」

「加拿大和香港的藝術生態很不同。加拿大的藝術家主要靠政府資助，魁北克省也有過百個藝術家營運空間（ARTIST-RUN SPACES），就算香港也有藝術資助，但始終商業味很濃，租金昂貴，變相大家承受很大壓力，作品最好能夠賣出去，供人收藏。所以，香港較少實驗性和身體及行為藝術。加拿大政府對藝術家的資助有ARTIST FEE，令你有時間、空間和收入生活、做研究。」

CARMEN NG 《FAIL TO LOCK》



吳嘉敏（CARMEN）和先生的工作坊位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，平日的日常，他們兩口子會在工作室創作，CARMEN畫畫，先生做木工等手作。CARMEN既做藝術創作，也會接下商業插畫。我問她，工作坊平時也對外開放嗎？那中途有人參觀，不就打斷畫畫了？「啊，不，如果要參觀的話，需要預約的。」她回應。我追問：「工作坊和先生共用的，所以你畫畫時不用獨處啊？」她笑笑點頭：「但是我畫畫時，會請他要安靜，不要鬥木之類。」

CARMEN自幼喜歡畫畫，父母忙於工作，她一個人留在家中獨享畫畫的小天地，「那個時候，什麼也畫，卡通、人像。小孩子被人讚得多，自自然然會做得更多。」她說得輕鬆，中英數成績不見得突出，但美術卻頻頻貼堂。高考過後，經歷過一年理大時裝設計課程，她考進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系。

「記得BU VA一年級時，什麼科也要讀，亦試過不同媒介、雕塑，但最喜歡的還是繪畫，小時候對畫畫的喜愛

吳
嘉
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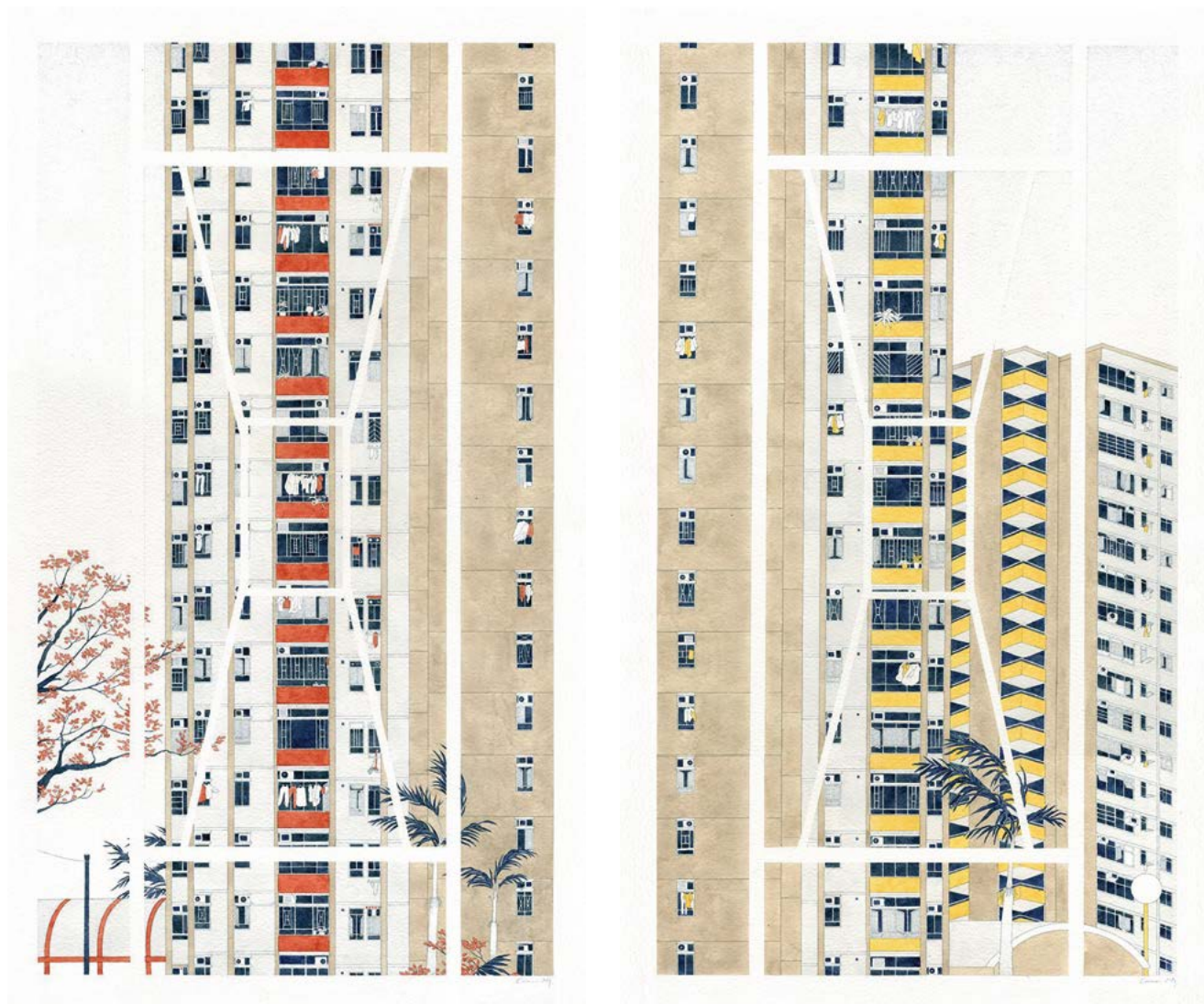
依
附
記
憶

CARMEN NG 《YEARNING FOR THE PAST》



仍然沒變，最喜歡上漫畫和插畫課程。其實讀大學時，已很有決心做插畫師。」

CARMEN的作品以細膩見稱，多以水彩和墨水作畫，結合兩者的特色，譬如《WHAT NEEDS PATCHING UP IS OUR TREATMENT OF NATURE》用水彩畫下一片墨綠色、淡黃色的樹葉，葉子的輪廓、紋理勾勒得一清二楚，井井有條，手法令人想起中國畫的工筆畫，技法工整細緻，以墨勾勒圖畫。「在大學時亦有修讀中國畫，但內容上我又不太想畫中國畫，所以我用水彩時，不知不覺運用了中國畫的技巧，用最幼的水彩筆，無論上色、用水比例、點染、步驟，和中國工筆畫亦相似。我覺得傳統水彩的用水比例，很影響顏色變化。工筆的用色比較實，風格比較精緻和平面。構圖上沒什麼景深，沒什麼遠近。」現時，CARMEN既做藝術創作，亦有接案子做插畫。「我會盡力嘗試把藝術創作的技巧，融入案子裏，好像2017年出版《香港地區報：18區文藝地圖》亦有應用類近工筆畫的技巧，畫很幼細的線條，只是畫法比較卡通，顏色上較為繽紛。」



CARMEN NG 《OUTSIDE CONNECTION I & II》

大學畢業不久，有一段時間，CARMEN曾為麥兜電影書畫。當時，麥兜的作者麥家碧（麥兜是香港卡通人物，由謝立文撰寫，麥家碧繪畫。）希望和更多的香港年輕插畫家合作，「要把麥兜畫得似，其實頗難的。自己畫自己東西，不用特別營造。我筆下的麥兜也有被麥家碧改了很多次，才算合格。」

個人展覽《遷居貳式》記錄CARMEN搬家的心路歷程。她在介紹展覽的文字中寫道：「搬家可以令人產生強烈的情感——對新開始抱有的期望和興奮，面對人生新的階段或環境的挑戰，對失去朋友和家人的恐懼，對改變和未來的焦慮……我們帶着依附在舊居的記憶或經歷，它在我們的潛意識中繼續存在。交雜的感受有時讓人吃

不消。」目前為止，CARMEN經歷過三次搬家，「第一次搬家特別傷心。」《OUTSIDE CONNECTION I & II》重構透過舊居窗戶望向外的風景。《3/365》是掛在舊居的日曆。《YEARNING FOR THE PAST》重塑CARMEN小時候從防盜眼望出鐵閘的記憶，她現時已很少從防盜眼望出去。「小時候，我時常獨自在家，等父母工作後回家，為了打發時間，時常透過防盜眼望出去。我對屋子的感情未必是某件家具，反而是生活的痕迹，換句話即是記憶。」但真實裏，從防盜眼望出去卻是淡黑的走廊，倒不是如她筆下清晰可見的鐵閘。CARMEN形容把記憶裏的片段畫出來，有種朦朦朧朧、似曾相識的感覺，記憶之重要，並非倚賴現實的真實性。

